

有情地



林明美

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生

台灣省人

輔仁大學中文系

散文第三名 林明美

作品／

惜花行（小說集）、我夢玫瑰、
梨山去來、南國情懷、靈上三章
、路過、圍牆、養雞歲月、姑姑
……等散文多篇。

我們對某個地方的偏愛，對某些事物的迷戀，往往是秘密的。

就好像你會在某些時刻，突然懷念起一個早被記憶遺忘的鄉下小鎮，一家年代久遠卻標示著你年輕夢想的咖啡店，而毅然決定前往一樣。你會在午夜醒來，帶著某種悵然的情緒，反反覆覆地播著自己最喜愛的曲子，然後對著靜寂的夜空發呆；或者是翻出一疊早已扉頁發黃的手記或信件，把自己再放逐到過去一般。

雖然你並不確定自己是否真能從那兒獲得內心的平安，卻仍然堅持者，直到你重新經歷一次為止。這種帶著精神底處深深眷戀的行為，往往是因為交織著對過去那些地方、那些事物所曾經給予我們心靈鮮明而又難以磨滅的記憶吧！

這個瀕臨陽明山山脚下，外雙溪河水潺潺穿過其中的河堤公園，這條空曠明亮、植有大王椰子的美麗街道，還有這間安置我四肢五官和七情六慾生養的小屋，以及發生在這周遭形形色色的人與事，都構成我內心一道道喜悅的秘密源泉，交揉成我生命的一片有情天地。

河堤公園·兩岸

陽明山山脚下是芝山岩，過了芝山岩往台北市中心時，你會看到一條成帶狀的河流安靜地平鋪在兩個河堤之間，形成一個極為明顯的城市與郊區的分水嶺。

那就是基隆河的一條支流，人們慣稱為「外雙溪」的河道。它從內雙溪發跡，慢慢往北走，經外雙溪、芝山岩和石牌，然後在關渡匯入基隆河。

當它穿過芝山岩，兩岸的河床突然開展起來，變成一大塊可資利用的新生地。其中靠芝山岩這岸，被規劃成一個有草坪、有籃球場、溜冰場，可供現代人休閒遊樂的公園綠地；對岸則被附近居民充份利用，開墾成一畦畦式樣不甚整齊的菜園，種植著一些易長易照顧的生鮮蔬菜。

我非常喜愛這充滿了山光水色，而且飽含著生機的河畔。我曾經整個上午都留連在堤岸之間，觸摸著大地原始的脈動，呼吸著苦艾氤氳的氣息，我倚靠著石階而坐，嚼著春草拈斷後的莖脈，看著對岸的老農辛勤地勞動者。只有在正午，連蟬也都軟弱得沈寂無聲時，我才會躲開那炙人的陽光。直到傍晚將至才又出來，躺在草坪上，注視著夕陽，看著它把河水染成橙紅色。我總想捕捉那正在消逝的夕陽，用彩色筆把它永遠地固定在畫布上哩！

然後夜晚，如果天氣不錯的話，晚飯後，我會順道到河堤繞一圈，睜著兩眼睡在星光下瀉的蒼穹下，一面聽著風過後草葉窸窣，的碎語，一面窺看著河對岸人家的幢幢燈影，還有陽明山上的流星。

每次來這河畔，坐在河邊，或是沿著堤岸散步，總覺得這裏的景觀山環水複，充滿了靈秀之氣。而最動人魂魄的是黃昏以後河堤兩岸的景致，竟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現象。

這時，公園綠地這頭，到處都充斥著熱鬧喧嘩和興高采烈的歡笑聲。草坪上做健身操慢跑的老人，球場上盡

情享受青春的年輕人，穿著溜冰鞋，騎著越野車互相追逐嬉戲的小孩，還有遠處幾個放風箏的女孩，每個人臉上都流露出無限滿足的歡愉神色。

但是在河的對岸，黃昏卻以另一種相反的方式來表現。那些上了年紀，身著深暗服色的老農，他們卻仍然低頭彎腰地忙著整地，或照顧成長中的各色菜蔬；或者是默默地捲起褲管，蹲在河畔清洗著菜葉或根莖上的泥土，直到夕暮西沈，天色暗了下來，才收工。

他們泰半辛勤且不多話，黝黑的臉上也看不出什麼特別明顯的感情和思想，但是他們一個步履，一個姿勢，或僅是一個粗糙的微笑，都會讓我感動，讓我想起遠在幾千里外的家園，以及那些有著同樣勞動身姿的人們。因此每回踏上這河堤，微風的輕拂，陶醉的草香，青翠的菜園，我的心靈總顫動著一種靜謐的源泉，跟永恆的感覺。

雨聲街·去來

沿著河堤往前走，第一條街就是雨聲街。

在台北這彈丸之地，稱呼「街」的無疑都是一些偏陋狹窄的巷道，可是，雨聲街卻像它寫意的街名一樣，也有一番別緻的風景。

當你站在雨聲街口時，你會驚訝於它的道路是如此寬濶明亮，它周遭的屋宇建築是多麼富有特色，而它兩旁的紅磚道栽植的大王椰子樹，更為這美麗的街道增添了一份南國的旖旎風情。

我搬到雨聲街快三年了。對我來說，這短短的一條街，沒有一處不充滿著喜悅與情感。從街角那家早點店開始，清晨汽車馬達聲中的少女夢想，午后小販的呼賣聲，黃昏時，踩著紅磚道的輕愁，以及多少年來永遠不變的星空，不變的生活方式。

每每在夏日的午后，那經常一式卡其上衣的老人叫賣著十塊錢一份，有著極誘人香味的臭豆腐。他那宏亮的叫賣聲會傳遍整個空曠的雨聲社區，叫聲一過，烈日下的沈寂便再度沈寂，只剩下他吃力腳踏板的叮咚聲，還有對街汽車修護廠的工人交談聲。他們躺在一輛輛待修的車子底下，在雜亂鏽蝕的機器裏焊鑄、敲打，他們的臉上、手上、衣服上全是鐵鏽汗漬，但那樣的勞動身姿卻也最為感人。

然而，最令人感到寬慰的是這裏的人情，而我是承蒙幸運之神寵愛的惜緣孩兒。因此租居的日子，雖然有時也難免面臨「孤苦無依」、「三餐無人照料」的困境，卻也因而結識不少有緣人，備受他們的關愛。

就拿街上麵店那個老伯伯來說，我的日常三餐多半是在他那裏解決的。他經營生意的原則是乾淨衛生第一，顧客第二，然後酒客謝絕。他的頭髮有些白了，背也稍稍駝了，卻仍然保持著一顆開朗的心靈。

他最愛與我開玩笑。每回，我若剛洗好澡，繫著兩條小辮子去吃麵，他就會逗趣說：「這那裏來的丫頭呀！」

「我若因事出門，穿著較為時髦，他就又換台詞說：「這麼漂亮的妞兒，我怎麼不認識呢！」然後在我麵裏多加一個蛋，一塊肉。」

還有麵包店那對質樸的中年夫婦，他們已經有了三個漂亮的女娃了，卻仍然每次都要我當他們的女兒，原因是：「妳大了，可以陪我們聊天啊！」

「我讓你當女兒，那你像我媽一樣煮飯給我吃！」我噘著嘴說，很愛這樣的撒嬌。

「好啊！」她笑笑地應允，然後一轉身，一個熱騰騰的便當盒便塞在我手裏：「今天店裏拜拜，買了一大隻雞，妳幫忙吃。出門在外不要老吃麵條、麵包，會營養不良。還有記得明天讓我當女兒！妳自己說的。」

我站在那裏一句話也答不上來，眼裏微微濕潤。會的，我會的，會是你人世裏一個養在別人的女兒。

於是雨聲街裡，某個黃昏，走過一個角落，一個迷人的笑容閃過，然後消失了，但它留給心靈的溫馨卻是永遠不變的。

陋室·極喜地

室不在大，在雅緻，在人的心。

我借住的這一間小小陋室，大約佔地三坪左右。淡紫帶粉紅色小碎花的壁紙鋪滿了四面的牆，給人一種柔和的感覺。檀香色紋路的衣櫥，擱著我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美麗衣裳，同色調的書桌，我每每坐著就覺古意盎然。還有淺米色的雙人床，我常常在上面想著很多的心事，也編織著許多女的夢。

臨近路旁的窗戶，大王椰子直直矗立，每個清晨都是這樹上的鳥兒來喊我起床，然後賣燒餅油條的婦人，等娃娃車的小孩，趕公車上學上班的人，一個鮮明騷動的上午，而我的晨間早讀正要開始。

我會給自己泡上一杯濃郁的咖啡，一本雋永的小說跟一顆清晰的腦袋。我深深了解人這個生命的存有，不管是在時間或空間都會有所限制的，因此閱讀就是最好的方式，去創造出一個無限的、永恒的精神領域。

我常因執迷於書中的情節，而忘記了外面的世界。直到傍晚時，賣蚵仔麵線的老板推著改良式的三輪車到我窗戶下做生意，才驚覺時間的飛逝。

這時，我會擱下書本，去走一趟河堤公園，或走一回雨聲街。看看街上的人們，聽聽他們說一些他們的故事，還有風的聲音，河的低鳴，草的細語，都讓我感覺到自己與這世界又更接近了一點，而那正是我生活的目標。

頃而，天空中第一顆星星出現了，它在天空深處逐漸形成、固定。然後，突然間，白晝盡了，黑夜遽至，每戶人家的燈火一一亮起，屬於夜的神秘，以及夜的歡愉也開始了。

在星子的注視下，我習慣攤開稿紙，以文字來記載一日的所思所想跟生活的點點滴滴。我並沒有意圖要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，只是當我被月光的美，被人世的真所感動時，便期待握著一枝筆和稿紙，而且也知道怎樣使用

它們。還有什麼比跟自己的心靈貼近更快樂呢？

然後，夜很深的時候，天地都入睡了，我亦帶著豐盈的心情睡了。醒來又是新的一天了，日子不會變的。

也許，每個早上太陽都照在同樣的街道外頭，我也都坐在同樣的書桌，面對同樣的椰子樹影，同樣的人們。但是只要有情，每個時空，每個日子都永遠不互相重疊的；只要有心，從黎明到晚上都會永恒呢喃著一個新的生活。